

主題：文學與親情

俗話說：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。」這次從一個女婿的角度觀察丈母娘的素材，作者用生動的妙筆，將岳母的形象比喻成一隻「尊貴的孟加拉虎」。上市場選材的「叨」功，廚房耍刀弄鉞的「霸」氣，生動的描寫出一個家庭主婦爭戰市場與廚房的俐落與能力。

而最精采的是，豪爽開朗的岳母，繪畫的才能的展現，透過作者推逼虛張的技巧，把岳母和女婿之間心理虛實相間的誇張和笑鬧，婉轉的流露出對長輩的敬愛和感佩。「不折不扣的野獸派」是作者詮釋岳母生命態度豁達和堅持的一種方式。

野獸派丈母娘

莊裕安

我的丈母娘是個不折不扣的野獸派，舉凡炒菜和作畫。

比如說，禮拜天早上十點鐘，靈機一動，來吃飯，我們就乖乖去報到。丈母娘請家常客，再天經地義也不過了，麻煩的是前一天晚上，她還抱怨五十肩。我們擔心的是她要上菜市場，提沉重的菜籃，怕她的體力吃不消。但她往往像個垂簾的太后，來，由不得你置喙餘地。

雖然我沒陪她上過菜市場，但我想像她買菜的樣子，一定不亞於一隻尊貴的孟加拉虎。她一定有最靈敏的嗅覺，最挑剔的脾胃，而且對我們，她的女兒和女婿，充滿慈悲。我們其實不像她所想像的那麼可憐蟲，吃三個月前的遠洋雪藏鱈魚鮭魚，等而下之的冷凍水餃、冷凍青豆、冷凍胡蘿蔔。我們樂於逛「萬客隆」，四個禮拜的生鮮一口氣買成，對開罐器、微波爐、冷凍庫，充滿敬意和謝意。可是這一對貪圖便利的小崽子，在她眼中看來，真是營養不良又毫無品味。她上菜市場，面對腥紅嫩白的排骨海鮮，一定充滿「叨」的快意，才四月天就混身大汗。

我沒有見過丈母娘在菜市場的虎虎生風，但碰上她在廚房耍刀弄鉞，她習慣將冰毛巾繫於額前或項間，看來真像日本料理店吆三喝四的大廚。但不同於指揮的領班，誰也不要來當幫手，以免礙著她的腕肘肩臀。她炒菜的時候，一定希望廚房有半個操場那麼大。有時候索性關了穿堂的門，以便一個人在裡頭大顯身手。如果杜甫再世。說不定也會贈她那首〈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〉的名句，「霍如羿射九日落，矯如群帝驂龍翔；來如雷霆收震怒，罷如江海凝清光。」總之，她的熱力不亞於指揮一整個交響樂團。

野獸派丈母娘對食物的信念是，價格不必昂貴，但一定要新鮮，從篩選原料到烹飪上桌。她永遠希望，在你按門鈴之際，熱炒的食物才下鍋，食物在鍋鏟與口舌之間，最好不要超過三十秒。那些剛洗過的菠菜，真的像一隻隻會飛的鸚鵡，從水槽飛到餐桌，還維持紅喙綠羽的生鮮活脫。她炒米粉，翻動鍋鏟的樣子，彷彿是另外有一對借來的肩膀，不是年過五十痛於風濕的那隻。

她上桌進食，通常是別人已酒過三巡，但她飛紅酡頰，彷彿偷喝過半瓶紹興。她坐下來第一個聲息，往往是嘆一口大氣，欸，人是會老的，說一些蒙田或培根說過的陳腔舊語。只有積勞的農夫，抱著秋天金黃色的麥穗，才會出現的疲憊夾雜喜悅。她動碗筷時，飯菜已經不再冒熱氣，我們雖然狼吞虎嚥過了，但一定要陪她四處逛逛，清一清盤底。她吃飯的心情，也許像個善於算計的水果商人，把最光鮮滑脆的一批高價賣出，剩下臥底瑕疵，再留給自己。她最喜歡配食的，也許不是扁魚白菜或蒜三層，極可能最開胃的是我們的笑聲和讚語。她難道是再世的僧侶，好運祝福給別人，自己只留粗茶淡飯就滿意。

你不要以為我們尊貴的孟加拉虎，在杯盤狼籍之後，已顯衰頹之意，其實大戲才要正式上場。等到戰場從飯廳移轉到客廳，這回她不切水果了，下廚收拾頂好是兒女的活兒，她急著為我開畫展。她扛出畫布的樣子，又回復逛菜市場的威風凜凜，好像歌劇的第二幕掀起紅簾，恩恩怨怨要在這一回合算計了斷。

吃人嘴軟，這回我給評語，絕不像平日寫給報社雜誌，那些書籍或唱片的口吻。現在，我當然不是什麼道貌岸然的畫評家，我是某個巴洛克混聲合唱團的男中音，除了「哈利路亞」、「讚美吾主」的歌詞以外，什麼也別多唱。但我的丈母娘絕對不像上帝那麼好巴結，你要說她好，一定明確說她好在那裡。所以我開始急得流汗，不只汗滴額眉，一定要溼透背心，才表現我報答誠意。

我豐富的修辭語彙，可能就是在這個節骨眼練就的。我的丈母娘上山下海，扛畫架、顏料和水壺的辛勞，我一定要陪她付點代價，絕不是塞給她一排止痛膠囊就了結。這回我要陪她飯後消遣是演戲，我背手睇畫的派頭，像蘇富比拍賣場派來的高級專員。我可不能一味讚美，否則將帶來一陣勃怒，丈母娘耳根的確有點軟，但你不許一開始就放軟話。而你也絕不可劈頭就砍，那樣的災殃會加倍嚴重。因為丈母娘的畫，經常是毫無瑕疵的，倘若有，那也必須由她口中自己說出，輪不到你的。

於你最好順水推舟，把三分眼力放在畫，七分精神投注人。你得正眼看畫，餘光

掃她，偷瞄她是開顏或皺眉。當她皺眉時，你要捉住她畫布上的角落，到底是不滿意雲霞、花叢或溪流。倘若你逮到她所不滿意的地方是花叢，你可以表白，是要添加一點綠還是添一點紅。其實結論往往是不必增刪，因為畫作總完滿自足，無須再琢磨。但你如果說得如此乾脆，又如何能表達滿腹的誠意？你必須用滿腔滿嘴的介係詞和副詞，愈多愈好，多到你自己都快攪不清楚的修辭，因為下一句總是在辯駁和修正上一句。你說出的話，最能迎合作文老師批改的快意，他可以紅筆從頭到尾一刪，只留下你作結論的那一句。其實你一點也不三心二意，篤定那畫面無須再添顏料，但你永遠得迂迴，陪丈母娘打開心結，從山腳繞到山頂，最後才陪她大聲對群山歡呼，這是一張曠世不朽的名作。

親愛的朋友，希望你不要憎恨我狗嘴巴結模樣，我是世紀偉大的弄臣，並且在進行我的整體治療計劃。在強迫她吞服一粒普拿疼之後，我開始運用我的腹語催眠術，治療丈母娘的「後更年期症候群」。我的丈母娘其實是好福氣的，不是說她有我這樣的女婿，當然算我錦上添花也行，她的福氣在於年屆花甲還能熱心創作。她的畫往往是飆來的，有時他坐在很漂亮的庭園，一兩小時還不一定能下筆。後來竟來一個管理員請她出去，原來是處私宅，再鐵門一扣剎那，說也奇怪，靈感來了，就從鐵欄杆縫中偷窺，把好風景全搬進畫布。

如果畫出一張曠世的名作，必須賠上一隻耳朵，像我們的梵谷大師，丈母娘有可能點頭答應。丈母娘最嚮往的大去方式，也許是自覺畫了一幅十分滿意的作品，在最後一筆還沒抹上之前，心臟病發。這一點浪漫，我們娘婿還算沉瀝一氣，我是一個壞的醫生，鼓勵她去淋雨、擠車、跋涉，只圖畫出幾幅得意的作品。就像明明週末去郊外寫生，禮拜天鬧頭疼，還任由她去菜市場，辦一頓豐盛的筵席。對他而言，這其中佈滿生命的奧秘與狂喜。

我之所以戲稱丈母娘「野獸派」，因為她最服膺的畫家是馬蒂斯。丈母娘畫兩頭牛，像兩團長著角的烏雲，你委實弄不清楚，為著這樣抽象的東西，她一定要跋山涉水去實景寫生。丈母娘有時候盯著寫生的景物，一直看到實體的輪廓快消逝了，她才將它們移入畫布。她的畫經常呈現狂喜的出神狀態，所以每每筆成，就難再修改，有幾次不信，落得進退兩難。如果她是演奏家，那一定是「音樂會型」的，觀眾愈多，逼得她愈彈愈好，他決不是窮蘑菇的「錄音室型」。丈母娘最拿手的大概是火鶴花，那天堂鳥像在天堂跳舞，但不是優雅幸福的，而是汗水淋漓銷魂虛脫，像史特拉汶司

基粗獷原始的芭蕾《火鳥》。她的畫不是惹人憐愛的寫實風，甚至她對照相寫實的作品有所憎惡，她的世界總有一股浮動，那股浮動，哪，像足了廚房瀰漫的油煙蒸氣。原來她烹飪，一如作畫，是那樣強調色澤和即興，只有「熱」這個字能概括她的風格。

丈母娘要是不畫，那就可慘了，她可能在家裡忙著量血壓。她打電話來的時候，你會以為是一隻貓要來看病掛號。什麼時候開始時移勢遷的，她說話的口吻，又變成一個女兒。我想，我的藥櫃上，沒有一種藥是可以剋她的。她懶懶的樣子，我太了解了，就像我一整個禮拜遠離稿紙，別問我怎麼辦，我是你的雙胞胎。

女婿看丈母娘，愈看愈有趣，她是不折不扣的野獸派，懶懶波斯貓，炯炯孟加拉虎。

本文原載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 【台灣新生報 副刊】

收入大呂出版社,<會唱歌的螺旋槳>

—品味時間—

1. 你最喜歡作者的哪一段描寫？精采處在什麼地方？請說明。
2. 你可以想出哪一種詞語來形容自己的父母嗎？